

2025 新春走基层

亚冬会点燃校园“冰雪热”

■ 本报记者 王淦文 文/图

2月初,冰城哈尔滨最低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记者乘飞机前往哈尔滨,透过舷窗俯瞰,只见大地银装素裹,令人不禁打了个寒颤。然而,与气温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以下简称“亚冬会”)的到来为冰城注入了澎湃的运动激情,也彰显了哈尔滨体教融合的丰硕成果。

哈尔滨体育学院大学生滑冰馆是本届亚冬会冰球项目的竞赛场馆之一。步入哈尔滨体育学院,一块刻着“冬奥冠军的摇篮”的景观石映入眼帘。3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高亭宇、范可新、隋文静、韩聪勇夺金牌,他们无一不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景观石的对面,便是经过升级改造后的大学生滑冰馆,这座现代化的场馆不仅能满足日常教学、训练之需,还能承接亚冬会等赛事。良好的场馆设施为学校培养高素质冰雪体育人才夯实了基础,相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会从这里走出,在冰雪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领域发光发热。

除了在大学观看冰球比赛,还可以在小学感受冰壶的魅力。本届亚冬会冰壶比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举行,该馆实际上是哈尔滨市南城乡第一小学的冰球馆。为何一所地处哈尔滨郊区的小学拥有能承接亚冬会赛事的场馆?记者了解到,为了给农村学子创造更多未来的可能性,南城第一小学的前身新华小



亚冬会期间,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冰雪大世界欣赏亚冬会主题冰雕。

学在2002年成立了女子冰球队,并于2010年成为“中国女子冰球队后备人才培养基地”。自2017年冰球馆建成投入使用以来,学校结合学生年龄、生理特点,开好冰上课程,激发学生冰雪运动的热爱,还带动了周边学校的参与。经过多年努力,南城第一小学所在的平房区已为国家男女冰球队输送了68名运动员。

在亚冬会赛场上,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而在赛场之外,冰雪运动的种子正在哈尔滨市学生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在冰雪大世界的亚冬会火炬塔旁,两条冰道组成了火炬点火区,供开

幕式点火所用。开幕式后,不少小学生来到冰道上练习滑行,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

由于先天地理优势,哈尔滨人对冰雪运动充满热情。亚冬会的举办将进一步推动冰雪运动在哈尔滨校园的发展,并为冰雪体育人才的培养注入新的活力。17岁小将熊诗芮在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中夺冠,斩获四川运动员在亚冬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我们有理由相信:“冰雪运动热”将从冰城蔓延至天府之国,更多的四川学子将受到鼓舞,在冰场和雪场上强健体魄、快乐成长。

打造有益学生、造福居民的“实践场”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学生与志愿者在社区进行“剪纸迎新春”活动。(图片由受访社区提供)

“看,这是我妹妹春节前在社区参加实践活动的照片,这天她在当‘环保小卫士’,这是在做‘文明督导员’。昨天,她还带了亲手做的剪纸窗花回来,说是‘非遗文化手工体验’的作品,他们现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内容可比我们读书时丰富多了。”严雯在外省读研,寒假回乡,与记者聊起自家小妹,言语间尽是对“当代小学生”的羡慕之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湖光社区是严雯从小长大的地方。在她的记忆中,过去的社会实践大多是想办法“盖章交差”,而社区开展的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也远不及如今“办得红火”。

循着这一可喜的变化,记者联系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湖光社区党支部书记梁孝莉,进一步走进这一备受学生、居民喜爱的“实践场”。

如何使学生的假期社会实践活动摆脱形式化?如何在锻炼孩子们能力的同时,让实践真正起到服务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梁孝莉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不断探索、求变,逐渐明晰了一条“双结合”“双服务”路线。近年来,湖光社区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与学生年龄特征,有针对性地安排实践活动,既为学生提供“看见身边人、身边事”的窗口,也为独居老人、双职工家庭等不同辖区群体提供切实帮助。除此以外,一支由退休党员、家长、教师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在今年加入社区的实践活动组织中。湖光社区工作人员彭浩欣喜地说:“有了志愿者团队的协助,我们从活动策划到执行都更加高效了,学生的参与感、居民的满意度也有明显提升。”

自寒假起,湖光社区分两个阶段开展

寒假实践活动,包括社区环境清洁、非遗手工制作、社区老人关爱探访、历史文化街区调研等,参与学生阶段覆盖小学到高中。

“我们希望这些活动能真正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切实锻炼他们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实践能让学生接触真实社会,把理论运用到实际,这也是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补充。”彭浩告诉记者,社区居民对学生实践服务的反响也很好。

学生也在各类实践中学会了与人交流,懂得了珍惜现在的生活。“原本以为社区工作很简单,真正参与才发现其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后,我会更加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为有需要的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一次探望独居老人后,高中生杜书博在实践感悟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

小城父亲的忧与思

■ 本报记者 张玥

春节假期,在老家河北省张家口市街串巷的间隙,我偶遇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街坊大哥——波哥(化名)。他年长我几岁,早年间是我们这一片知名的“孩子王”兼“大哥大”,一番攀谈后得知,现在的他已是一位8岁孩子的父亲。

“波哥,最近忙什么呢?”“还能忙什么,围着我家小子转呗。听说你现在在大城市里干和教育有关的工作,哥正好有不少事想跟你好好聊聊。”我俩在这座环绕北京周边的小城街头,一边走,一边聊起来。

“你看这是我儿子,跆拳道、书法、篮球,只要是感兴趣的,我们都送他去学。咱们这小地方没有的,我们就带他去北京去体验,什么环球影城、中国科学技术馆、鸟巢、水立方,能去的我们都去了。”波哥激动地向我讲述起自己和儿子的点点滴滴,很难想象,这位曾经“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叛逆少年,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慈父。

“听说人家大城市的小学课外实践活动都是去博物馆和天文馆,咱们这儿的学校哪能提供这种条件。”波哥感叹道。看

来,令波哥为难的,是这座城市有限的教育资源。

“你知道每次孩子到北京,看着那些在博物馆和高楼大厦间穿梭的小孩,眼神里除了羡慕,还有失落。有次他告诉我,在科技馆里,北京的小朋友一直为他科普各种设施,博学极了,而他对这些却闻所未闻。”眼前,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孩子王”,竟显得如此局促和迷茫。

我安慰波哥道:“大城市能提供的资源虽然更丰富一些,但在你看不到地方,更大的竞争压力、更高的生活费用,也是大城市的孩子和家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光鲜亮丽的背后,也同样面临激烈的竞争。”

波哥听后,若有所思,又支支吾吾地说道:“不瞒你说,我和太太最近一直在关注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与其让孩子羡慕别人,不如让他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大城市适合我们的工作岗位并不多,家里的生意也越来越有起色,走,便意味着放弃在家乡打拼下来的一切;而留下来,又怕孩子失去更大的舞台,你说呢?”波哥询问起我的意见。

波哥用炽热的眼神望向我,而我却很难给出他期待的答案。相比小城市来说,大城市在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教育资源的些许差异并非影响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像家乡这样的小城市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焕发新的活力。乘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东风”,家乡的冰雪运动教育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每年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孩子前来学习雪上运动。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在教育领域显现成效,三地在基础教育方面也推进了不少共建共享项目,让家乡的孩子不出“城门”也可以享受大城市的教育资源。我向波哥讲出了自己的思考,波哥若有所思,又点了点头。

“你说的这些也对,我以前看到的都是外面的精彩,却很少考虑到家门口的新变化。更融洽的学习氛围、更宜人的自然环境、更强的生活归属感,这些都是我们小城市的教育优势。”波哥有了新的思考后表示,“是走还是留”,先尊重孩子的意愿,再综合多重因素决定。

寒假不宅家 冰雪中成长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孩子一放假,就整天抱着手机,平板不放,藏都藏不住。”“我给孩子报了补习班,想着多学点课外知识总比沉迷于电子产品好,结果他却天天找借口不想去。”寒假期间,浏览家长群的聊天记录,不难发现,这样的烦恼并非个例,亲子关系也因此逐渐“白热化”。

受家长群里文文妈妈的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妈妈决定利用寒假,带孩子踏上一场亲子冰雪之旅。抵达太子岭滑雪场,放眼望去,无论是初级道、中级道还是高级道,都随处可见孩子们的身影。他们有的小心翼翼地尝试滑行,在父母的鼓励下反复练习;有的已渐入佳境,在雪坡上轻松上演“落叶飘”。

看着“雪场魔毯”前排起的长龙,我们惊讶不已。“近两年,受北京冬奥会影响,滑雪在国内越来越流行,很多孩子都爱上了这项运动,家长们也很支持。其实,滑雪不仅好玩,对身体还有很多好处。”正在给孩子们穿戴护具的邓教练说,“寒假开始后,雪场的客流量明显上升,大部分是青少年。”

虽然请了教练,但除了文文,其余几个女孩都是初学者,我和其他妈妈一直站在雪场外,目光紧紧追随孩子们的身影,生怕她们摔倒。文文妈妈看出了大家的顾虑,安慰道:“别担心,滑雪就是要勇敢去尝试,不怕跌倒。雪场上比她们年龄小的孩子多的是,还有父母一起上阵亲子滑的呢!”她的话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我们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了些。

“你们看,文文只滑了两个雪季,就能上高级道滑行了。”顺着文文妈妈手指的方向,一个穿着玫红色雪服的身影正踏着单板在雪道上流畅地换刃、转向,如同一只灵巧的

燕子在冰天雪地间“翩翩起舞”。

另一位妈妈打趣道:“怪不得这两年一放寒假文文就‘失踪’,我还以为你给她报了补习班,没想到你们这么会玩!”文文妈妈笑着回应:“其实,以前,我也和你们一样,一放假就给孩子报补习班。但后来我发现,让孩子多尝试不同的活动,不仅能培养她的兴趣爱好,还能锻炼身体。自从爱上滑雪,文文的性格也变得更加自信、开朗了。所以说,成长的方式多种多样,关键是要找到适合孩子的路。”

文文妈妈继续回忆道,女儿从开始学滑雪到现在,不知摔了多少跤,但她从不哭闹,总是自己爬起来继续滑。“每次看到她摔倒,我还是挺心疼的。但我觉得,这些小挫折对她来说也是一种锻炼,让她明白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困难,但只要不放弃,坚持努力,总会有收获。”文文妈妈的话让我们纷纷点头赞同,学习固然重要,但这样的体验远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宝贵。

“妈妈快看,我可以自己滑了!”正当我们畅谈育儿心得之际,耳边传来一阵欢呼声。只见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微微屈膝,身体前倾,踩着滑雪板在雪地上缓缓滑动,虽速度不快,偶尔也会摔倒,但脸上始终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和满满的自信,和宅在家里或上补习班的状态截然不同。

滑雪归来,孩子们一路上不停地分享着各自的体验和收获。“这何尝不是课堂外的另一种学习呢?这趟亲子冰雪之旅太值了!”同行的雅乐妈妈颇有感触地说,寒假除了学习,还要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体验、成长,这才是作为父母最应该给予的支持和陪伴。

一名舞蹈老师的新年愿望

■ 本报记者 殷樱

“康老师,新年快乐!我劈叉又有进步了!”

“小康老师,新年好!一学期下来,我感觉我跳舞比以前更挺拔了,肌肉线条也更好了!谢谢你的指导。”

除夕夜,康宁的手机短信提示声频繁响起,有来自老年大学学员的新年祝福,也有七八岁的小朋友发来的拜年视频。此刻的康宁,忙着一一回复大家的信息,脸上洋溢着笑容。在她看来,职业幸福感就藏在这些信里。

2023年,从绵阳师范学院舞蹈专业毕业的康宁,成为了一名少儿舞蹈老师。近两年,随着老年大学的逐渐火爆,康宁也在成都某社区教起老人跳舞。一边是小朋友,一边是老年人,在康宁眼里,这“一老一小”都是宝。

“佳佳姐一家人去云南享受慢生活。”“慧儿小朋友一家在三亚过年。”……春节期间,康宁在朋友圈关注着学生们的动向。偶尔她也会翻开自己的手机相册,里面有小朋友寒假舞蹈集训的照片,也有阿姨们的期末汇演视频。春节前,康宁带着老年大学芭蕾舞班的阿姨们进行了期末展演,排练的日子虽辛苦,但阿姨们一点倦怠都没有。“小康老师,我终于能完整地跳这支舞跳下来,但是腿部发力和气息还有问题,请你帮我看看如何调整。”上完课,也常有阿姨私信康宁寻求指导。“阿姨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好学又刻苦,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学无止境’。”康宁

对此十分有触动,这种精神也鞭策着她精进专业技能。

“无论是教小朋友,还是教老年人,都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此同时,他们也给我带来了更多温暖:课间,小朋友会给我分享糖果吃,阿姨们会把我当作女儿一样嘘寒问暖。”康宁表示,教学相长,自己也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向上的力量,“孩子身上的朝气和活力,老年人身上的意志力和对生活的热爱,都激励着我要不断学习和进步。”

趁着春节假期,康宁给自己列了一份新年计划单:一周15节课,周内老年大学上课,周末给小朋友上。除了教学安排,她还计划给自己报一些技能提升班:古典舞培训班、英语班、化妆班……“多学点东西总没错。”康宁笑着说,自己还年轻,要学习阿姨们,在学无止境中奋力前行。

“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赠我弯弯一弯月,也赠予我晚星……”正月初九,老年大学的第一堂舞蹈课已开课。康宁根据春晚热门歌曲《世界赠予我的》为阿姨们编排了一段现代舞。阿姨们踩着音乐的节奏,不仅舞出了曼妙的舞姿,更舞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热爱,让生活充满活力。无论年龄几何,都要活出自我,活出光芒!”作为舞蹈老师,康宁还有一个新年愿望,她希望有机会给小朋友和阿姨们共同编一个舞蹈剧目,让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闪闪发光。

她理解,作业“上网”是为了增强

家校联系,老师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可现实情况摆在那里,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完成好作业“上网”的任务。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好像也挺幸福的!”堂姐回忆起自己上学的时光,老师在作业本上的批改、批注、批语,让她倍感亲切和怀念。

我宽慰她,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信息化也确实弥补教育资源不足,提升教学效率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建议她多与学校老师保持沟通,及时反映自己的困难和诉求,毕竟大家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孩子。

站在朝天门码头,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我俩讨论起“到底是技术革命改变生活,还是生活需求推动技术变革?”她若有所思:“都说要适应、拥抱时代变革,但对于教育、对于面向未来的事业,能不能再慢一点呢?”

“糟了,今天还没有拍照上传娃娃的作业!”春节期间,我与堂姐带着侄儿到重庆旅游,正在湖光山色中陶醉时,被她一句焦虑的独白“煞了风景”。

堂姐掏出手机,发现在上传作业的软件上,被老师点名了好几次。她赶紧翻出作业,检查、拍照、上传、打卡,眉头紧锁。

这样的烦恼,已经持续了近半年时间。去年9月,侄儿上初一,与小学不同,老师要求学生的作业每天由家长检查以后,通过手机软件上传,老师再线上阅览并即时提出意见。不少练习、阅读等任务,也需家长监督,并在手机软件上完成。

为此,堂姐专门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用于上传作业,坚持每天按要求操作。可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她是一名基层民警,每天要处理不少邻里纠纷,突发任务也很频繁,常常不能按时上传作业。有时迫不得已,只能将手机交给孩子,让他自己上传,可手机管理又让她头疼不已。

作业“上网”引发的探讨

■ 本报记者 曹磊

